

紅樓夢謎

一九八五年九月版

紅樓夢謎

下篇

著者：李知其

賜教處：

香港九龍
中央郵局信箱
七〇七一號

（非賣品）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版（上篇）
一九八五年九月版（下篇）

红楼夢謎

不外如是齋李知其著

目錄

第二章

《紅樓夢》事物猜謎舉例

第一節

護官符

二四九至二五四

第二節

金陵十二釵

二五五至二六九

第三節

風月寶鑑

二七〇至二七五

第四節

大觀園

二七六至二八五

第五節

鳧靨裘與雀金泥

二八六至二九二

第六節

燈謎兒

二九三至三〇二

第七節

懷古詩

三〇三至三一五

第八節

蝦鬚鐲與玉塞子

三一六至三二七

第九節

薔薇硝與茉莉粉

三二八至三三七

第十節

玫瑰露與茯苓霜

三三八至三四八

第十一節

生日

三四九至三五九

第十二節

雞棲於罍

三六〇至三七一

第十三節

五美吟

三七二至三八二

第十四節

繡春囊

三八三至三九五

第三章

《紅樓夢》面面觀

第一節

題解

三九六至四〇五

第二節

隱旨

四〇六至四一二

第三節

別致

四一三至四一九

第四節

奇筆

四二〇至四二七

第五節

猜釋

四二八至四三五

第六節

版本

四三六至四四二

第七節

作者

四四三至四四九

第八節

批註

四五〇至四五九

第四章

「紅學」的議論

第一節

索隱說

四六〇至四六六

第二節

自傳說

四六七至四七三

第三節

情欲說

四七四至四七八

第四節

文藝說

四七九至四八四

第五節

社會說

四八五至四九〇

第六節

嘈學是鬧劇

四九一至四九六

第二章 第一節 護官符

《紅樓夢》在第二回透露了賈府的祖宗人物，說他們「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王沈評》的註釋說：這是從清太宗皇太極的名字衍述而成，取自《易經》繫辭上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儀諧音兒。向來我國美術作品，常喜用兩個小孩子作圖案，使橫看與直看兼得見四個小孩的形象，名之兩兒四像，是家喻戶曉的題材。可信《紅樓夢》作者這回演源說賈府時，是要藉兩兒生四子這片段敘述以暗示賈府的祖宗是皇太極。為什麼不提清太祖努爾哈赤呢？這是因廢去金國稱謂，改號大清的原是從皇太極時開始。雖說寧國公「生了四個兒子」，但小說內再沒有提到除賈代化外，寧國公其他三個兒子是誰，乃因《紅樓夢》只着重猜謎，不是傳記。

有關「代」字輩的人物，在第十二回提到過賈瑞的祖父名代儒，另在第十三回說秦可卿死時，來弔祭的賈府親屬名單中，緊接賈代儒的名字後，很不顯眼的寫了一個賈代脩。讀者不必考據賈代儒、賈代脩是否寧國公或榮國公的兒子，既然他們兩人都以「代」字排名，可見是和賈代化、賈代善同輩的了。從賈府四位小姐的婢女命名有琴棋書畫的敘述看來，不妨設想賈府主人這些名字也可能會有連絡照應的。小說中的賈府既以寧國公和榮國公為第一代，讓我們先看他們兩兄弟的取名：據第五十三回的文字，報導他們二人的命名是從水旁的賈演、賈源。演源或衍源是同義

，藉說賈府的祖先。第二代的賈代化、賈代善，加上同屬代字排的賈代儒、賈代脩，出現了：化善儒脩四個字。「化」字在第一回介紹賈雨村「姓賈名化，表字時飛」時，民初出版的「戚序本」批註「假話也」與「實非也」，民國五年出版的《王沈評》也批：「賈化猶言假話，時非猶言實非也。」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胡適買得的「甲戌本」，稍加改動，成了「假話，妙」和「實非，妙」。可見「化」諸作話，不難接受。賈代善的「善」字，作用很明顯，《清史稿》卷二百十六記載：「禮烈親王代善，太祖第二子」，但這兒的賈代善，除了明點假朝的先世有代善其人之意，善可以諧音讀作單，單于的單；而賈代儒的「儒」字，自然可以跟着諧讀作于。單于是匈奴君主的稱謂，這兒用匈奴來沉喻滿洲胡人了。賈代脩的「脩」字諧讀羞，《王沈評》在第十六回便把卜固修諧讀成「不顧羞」，胡適買得的「甲戌本」沒肯寫這條貶義色彩的批語，且不說它。試把賈演、賈源、賈代化、賈代善、賈代儒、賈代脩這些第一、二代的賈府人物合成一句話，可得：演源話單于羞。羞什麼呢？不外又是母后下嫁小叔子那類趣史。為什麼作者要在整本小說內，花這麼多筆墨來嘲弄這一段醜史呢？想到這裏，我們漢人不能不歎息一下。若論政事，滿清初期實在不能說太壞，版圖統一，外侮不至；比之於明朝那些無能而又懶惰的昏君，縱容太監干政的局面來說，清廷比明廷好得多了。《紅樓夢》作者雖存心譏諷滿清，但除了拿他們的倫常穢史以及文字獄等作題材外，於國計民生，可資攻擊的話題就不多；倒過來說，若有人要寫一本類似的小說來嘲況明朝政治的腐敗黑暗面，恐怕內容也真夠瞧的呢。

用幾個人的名字聯綴起來藏謎的例子，在《紅樓夢》裏並非少見。現在試舉一個主要的事例來

作說明：第四回說賈雨村「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賈雨村正要發簽差人往拿凶犯，被一個門子用眼色止住。「這門子本是葫蘆廟裏一個小沙彌」，可知是說胡虜朝廷裏的一個滿人。但這個「門子」還可以另諸讀滿紙，門子說的什麼「護官符」，其實就是《紅樓夢》滿紙說的事。這護官符原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諺口碑」（碑字據《王沈評》印作「牌」，疑是印刷之誤；此句從「戚序本」）。護官符原文是：「賈不假，白玉爲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這兒護官符所列出的四大家族，表面的文字次序是賈、史、王、薛，「戚序本」、「己卯本」、「庚辰本」以及《蝶評》所附的本子都是這樣排的，只有「甲戌本」排作賈、史、薛、王，或是抄誤了懶得改正，且不說它。「薛」字據門子的解釋，「就是豐年大雪的薛」，這句話很重要，它暗示了書中文字可以用諸音索解。小說其他內文尚有多次把薛字和雪字牽合着說，實際要暗示讀者這個「雪」字是諧音字。雪字諸讀什麼字好呢？依我看，最適合諧讀作說。薛、雪、說，這三個字都同屬詩韻入聲九屑。再把賈、史、王、薛的次序略一調動成薛、賈、王、史，便成了：說假王史。侍僮門子既諸滿紙，可知《紅樓夢》這本小說是滿紙說假王史了。因爲主要是說順治帝這個情僧的一生，而順治帝在作者眼中是一個假朝的皇帝，那麼，「情僧記」不就成了假王史嗎？滿紙既然說假王史，在文字動輒得咎的滿清朝代，其人結果自是不妙可知。所以這回布露賈雨村後來到底尋了一個不是，遠遠的把這門子充發了纔罷，已暗示了清廷逼害說假王史的人了。

讓我們細看「賈不假，白玉爲堂金作馬」這一句，賈字和假字互相牽合來作比附，可看做是一

個明點。說實不假，是因假朝在乾隆年間，到底已建國了百多年，說它假也假不到那裏去。白玉二字合成一個皇字，是說假朝已是朝廷堂上的帝皇了，所以竟也不假。金作馬的金字有兩解：一是明點金人的兵馬踐踏明宮；二是照顧後文「金如鐵」，是說皇廷爲鐵馬所據，或許是挪用辛棄疾《永遇樂》那句「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借指執着金人干戈的鐵馬胡人入主中土之意。索隱讀者把賈府的賈與假朝的假字比附來看原是很自然的事。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阿房宮是秦始皇所建的宮殿，旁點了原屬影射崇禎帝的秦可卿的皇廷。三百里的里字爲要與下句那個史字協韻而寫，同時兼顧到杜牧《阿房宮賦》那句：「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覆壓兩字之不寫，可以斷章取義視作一項控訴。指控什麼呢？就是下文那句「住不下金陵一個史」。金陵即南京城，是明初建國時的首都，此處是況明史不再有生命了。但「一個史」三字同時又可用離合法看成是吏字，藉說大明宮殿被滿人所佔，穿明朝官服的官吏在宮中連一個也找不着了。小說內文常把金陵的王家作雙關講，既可指南明的帝京，又可指金人的陵地。不論北京南京，終於不能容得下隔離日字的半明官吏了。

「東海缺少白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這兒的東海可分別比附北京和南京兩地，崇禎帝自縊引致北京和南京都一時缺少了帝皇藏在宮中。上句有東海，下句有龍王，我們不妨拿海龍王來附會。唐人李朝威《柳毅傳》經元人尚仲賢寫成《洞庭湖柳毅傳書》，說龍女受丈夫虐待，幸得柳毅替她傳書與龍王，因而得救，柳毅後成爲龍王的東牀快婿，作了神仙。「白玉牀」三字合成是皇牀諸皇藏，是說金陵城來了弘光帝朱由崧，朱由崧的名聲既不外有關沉迷女色，說他的成就僅

是作了人家的東牀快婿，倒是合適不過。但整本書多用雙關筆法，若是這麼淺白，就不能說是奇書了。所以可能兼從滿人眼中看：位接東海的南明朝廷，君王被擄遇害，南京城缺少了皇帝藏居之身，遂爲金國陵墓族人的滿帝入佔南京，多得一個藏龍之所了。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這回門子向賈雨村解釋雪字諧讀薛，大有異於其他各回情節，以隱藏謎語還恐來不及，焉有反向讀者清楚說明的道理？可知「雪」讀作薛不是本意，只不過吐露這個雪字要找一個諧音字來替代。我一向生長在南方城市，沒有經歷過我國北方農村的生計，不能了解豐年大雪是什麼現象。但「雪」字在《紅樓夢》裏是一個很重要的字，我在本書第一章第十三節已說過曹雪芹可看作嚙說人，這兒「豐年好大雪」也可看成豐年好大說。又因古書中，說與悅兩字是相通的，於是豐年好大雪就可看成豐年好大悅了。滿人入關奪取大明天下，可看作豐收之年，自然心中大悅；相對言，眞朝朱姓的正統皇朝，在金人凶悍如鐵的兵馬踐踏下，不免賤如泥土了。何況「豐」字又可諧讀作封官的封，在北方言，清廷衆人得封官而大悅；在南方言，封是封閉的封，宮廷封閉，眞朱如土就兼說到受禁錮的眞假太子案了。

把薛家、賈家、王家、史家聯合讀成：說假王史，在小說內文有沒有可作暗示的參考文字呢？請看第四回門子向賈雨村道：「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所以我們讀這護官符時，不妨嘗試連絡四家的姓氏來讀。卻說賈雨村讀護官符時，書中忽然出現了一個很閃爍的插曲，那就是「王老爺來拜」的敘述。回頭先看第一回甄士隱在書房接待賈雨村時，「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的忙起身謝道：恕誑駕之罪，且請略坐，弟即來奉

陪。「這兒出現「嚴老爺」、「飛報」和「慌的」等詞，後文並無交代。這類閃爍文字是《紅樓夢》中慣見的藏謎手法。「嚴」字據《說文》釋作「敎命急也」，暗示眞朝告急之危境，京師「戒嚴」之意。這兒第四回又依樣寫了閃爍的一筆：說賈雨村「尚未看完」護官符時，「忽聞傳點報王老爺來拜。雨村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據《說文》釋王字：「天下所歸往也。」這樣一衰一旺的歷史事實就渲染得很清楚了。爲什麼要說賈雨村尚未看完護官符呢？因爲《紅樓夢》寫作時，假王史尚未結束，這本小說所能寫的自僅限其中一些早朝假王史罷了。看來《紅樓夢》真是沒有一句閑筆的。

「甲戌本」的什麼「脂硯齋」在第一回因見有葫蘆廟失火的事，便一字不易過錄了「戚序本」有關嚴老爺的批註：「炎也。炎既來，火將至矣。」但在第四回遇着這個「王老爺」，因「戚序本」沒有批語可供抄錄，竟壯着膽子妄說王老爺的出現，是爲了省去把賈史薛王繼續冗贅寫下去的手法，貿然作了一條眉批：「妙極。若只有此四家，則死板不活；若再有兩家，又覺累贅，故如此斷法。」另作一條行間批：「橫雲斷嶺法，是板定大章法。」真是典型的批點八股，見小不見大。看來，他早已忘記了第一回的「嚴老爺」了。「脂硯齋」連小說大旨也看不懂，竟敢冒充是作者身旁人物，說什麼「因命芹溪刪去」，「缺中秋詩，俟雪芹」等，豈只撒謊？簡直是作弊。讀者最好把各本「脂批」細讀一次，看看有那幾條批語可以幫助我們讀懂《紅樓夢》的？

第二章 第二節 金陵十二釵

第五回寫賈寶玉在翻閱金陵十二釵正冊之前，先看見「又副冊」兩頁畫與詩。《王沈評》註釋謂第一首詩是說晴雯。既如此，我們不妨把這幅詩畫附會到史可法身上去。「霽月難逢，彩雲易散」是說半明的朝廷不能續存；「心比天高，身爲下賤」，對任何一位南明忠臣都可以說得上的，不過以史可法作代表罷了，《東華錄》乾隆帝於四十年十一月初十稱揚南明忠臣就以史可法之名居先。「風流靈巧招人怨，壽夭多因誹謗生」是對史可法下場的寫照。畫上「滿紙烏雲濁霧」，山河人物全非，寫出揚州屠城時，日月無光的慘狀，史可法不論如何忠勇，這守城一役引致生靈塗炭而招人怨是或免不了；至於史可法當年城破後的下落，傳說紛紜，《明史》卷二百七十四，史可法傳記載：「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衆屍蒸變，不可辨識。踰年，家人舉袍笏招魂，葬於揚州郭外之梅花嶺。其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謂可法不死云。」倘若真的揚州城千家萬命皆死，而他不死，就不只「招人怨」而必有「誹謗」之言了。但據《東華錄》順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豫親王多鐸等奏報，追述四月二十五日「攻克揚州城，獲史可法，斬於軍前。」其說相異。另有王士禎的《池北偶談》卷七，史閣部一條記載：康熙二十年間，一位姓安的駐防寧古塔的老將對吳漢槎說：「子歸，可語史館諸君：昔王師下江南，破揚州時，吾在行間，親見城破時，一官人戴巾衣筆，騎一驢詣軍營，自云：我史閣部也。親王引與坐，勸之降，以洪承

疇爲比。史但搖首云：我此來只辦一死，但慮死不明白耳。王百方勸諭，終不從，乃就死。此吾所目擊者，史書不可屈卻此人云。」值得注意的是：看來數十年間，對史可法於城破時是「壽」是「夭」，必有一些「誹謗」之言，不然的話，何以有「史書不可屈却此人」這一句話呢？末句所謂「多情公子空牽念」，是說當年的宮中帝子如福王等空自牽念他守土的大志罷。

「又副冊」第二首詩明是說襲人，實際影射李自成。「枉自溫柔與順」，嵌入了「自」字與「順」字。「自」用來明點李自成的名字；「順」字也是用來明點李自成僭稱的「新順王」。《明史》卷三百九，記述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大順」。畫頁上的「鮮花」諧先家；「破蓆」諧破襲及破賊。入聲十一陌的蓆，與十四緝的襲和十三職的賊同屬詞韻第十七部，可以相協。破襲是說李自成穿的龍袍是破的，因他是被破的賊寇。「空云似桂如蘭」，桂是月中的樹，蘭爲王者香，是況李自成空似植根於明宮的桂樹，實際不過是殘亡的王。「堪羨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乃因李自成的成就僅在政治舞臺上粉墨登場了一陣子，但要在深宮裏久享帝子的福是無緣的了。第一百十六回，那寶玉魂魄出竅，再看到這些冊時，「見上面尚有花蓆的影子，便大驚痛哭起來。」這兒的「花蓆」可以諧讀家賊。

寶玉讀到「畫着一枝桂花」的副冊，《王沈評》說桂花是明點吳三桂的名字，「池沼」暗示「昆明」，「其中水涸泥乾」是指「瀕事已敗」，「蓮枯藕敗」是況「圓圓不知所終」，並說那首詩是寫陳圓圓。詩句「根並荷花一莖香」說的就是蓮枯藕敗，諧讀年枯偶敗，年指吳三桂僭稱的「周王元年」，偶敗是暗指第六十二回所況喻的夫妻帝反清事敗亡。「平生遭際實堪傷」，這句

詩用來解釋吳三桂的遭遇或陳圓圓的身世都合，可知書中的香菱是兼寫他們二人的。「自從兩地生孤木」據《王沈評》批註：「兩地，兩土也；孤木，木旁也。湊一桂字。」一再明點了書中的女角影射了歷史的男將。「致使芳魂返故鄉」，是說吳三桂既降清又反清，因而自取滅亡。

按照史籍對人物輯錄的次序，先載帝皇本紀，后妃諸王，然後纔記廷臣和逆賊的。如果我們把又副冊的晴雯看成是史可法，襲人看成是李自成，便是忠臣和逆賊的列傳了；然後把副冊的香菱看作是吳三桂，藉着他的身分有郡王的王字，也可借喻作諸王；那麼，正冊自是寫帝皇本紀與后妃等人物。小說沒敢寫寶玉先讀正冊，就是不想寫得太露骨。其實在「薄命司」兩旁那副聯語：「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爲誰妍」，已暗示了薄命司中的冊子人物有經歷過《春秋》悲恨的身世；「花容月貌」指美人亦指忠奸的丹青羣像。「皆自惹」是說歷史興亡，乃君主自作自受；「爲誰妍」暗示史籍汗青褒貶人物，乃要爲後世人作規範警戒之用。

「正冊」第一頁「畫着兩株枯木」，表面是寫林黛玉的姓，那原是藉林如海況山河而創意的；但這兒的「玉帶」林中掛，既入畫又入詩，可知大有深意。要解這個謎，先要心目中出現一個篆體的林字，然後在這個林字中間，空懸一橫畫以作玉帶，就可構成一個符號：是兩個篆體的朱字並排在一起的樣子，暗示林黛玉偶副射兩個朱明的後人，參看小說內文，可知是況福王朱由崧與唐王朱聿鍵。這頁畫只得一首詩，兼寫黛玉和寶釵，二人是順治帝的后妃，可寫后妃傳，故併入正冊，何況黛玉還有南明君主的身分呢。第一句詩「可歎停機德」是《紅樓夢》慣見的閃爍語。假裝用孟母斷織教子來況喻寶釵勸學，爲要藏謎也不管比喻是否不倫不類；其實這是一句典型夢

嘆文字，實際是說黛玉的，我將在本章第十三節細解。這兒先說淺一點的：可字諧戈，藏於國字內，全句看成是：國難廷畿側，指南明遭逢國難，而把朝廷遷側，以暗示黛玉偶副射南明的福王與唐王。第三句再寫黛玉：「玉帶林中挂」，作爲玉帶，不附繫在玉璽上，而掛在枯木上，是況崇禎帝自縊時，携玉璽殉葬之意，以暗示黛玉的副射是入土的黑玉璽。剩下第二句和第四句纔是寫薛寶釵的：「誰憐詠絮才」的憐字不宜解作可憐，否則會誤會這句詩用謝道韞來況林黛玉；這兒的憐字可據《爾雅》釋古下，解作愛，全句是：誰會喜愛貪圖祿位的漢奸才子洪承疇呢？妙在「才」字同時交代了第四回說「近因今上崇尚詩禮，徵採才能」，兼點明薛寶釵入宮受「聘選妃嬪」並「充爲才人」；若單寫那個盼望「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的洪承疇，是不能入正冊的。這句的「憐」字和首句的「歎」字頗不易附會，所以第一百十六回作者寫寶玉心想：「那憐字數字不好，這是怎麼解？」豈似是閑筆？細心讀，可知憐解愛；歎形似難，諸讀國難的難。末句「金簪雪裏埋」，畫上寫金釵，詩句說金簪。是因形象的金釵況金帝之后；文字的金簪諧金針，喻秘要機關。雪諧說，埋訓藏，細讀第五回及第一百十六回的文字，都可以找得着明點，指出這些冊子「暗藏」了不可「洩漏」的「天機」，不可誤看成是風月淫書。還有要注意的是：作者把十二釵分載在十一頁的詩畫上，大異於一般以十二頁裝成一冊的習慣，自然絕非因才窮寫不來十二首詩，而是要說明一點，像第六十二回所稱的：可以「兩射一覆」。射覆的「射」字有入聲的字音，《禮記》射義第四十六謂：「射之爲言者，繹也。」又說：「繹者，各繹己之志也。」冊、射、繹，既然俱屬入聲十一陌，可知正冊可看作是正射，音義都和繹字通。所以警幻微笑告

訴寶玉：冊子所錄，「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這兒的「擇」字已提點了有相同偏旁的「繹」，並且擇與繹也是同屬十一陌的。明白了這個奇妙的正射、副射、偶副射的創意，以後纔容易看得清楚書中的謎語，所以正冊第一頁便及時暗示了這一個筆法；可惜念書的人多，問意的人少，這原是向來我國讀書人的大缺點。這個病若醫不好，空口侈談科學是沒有用的。

寫元春的那首歌詞，首句「二十年來辨是非」指後金與明朝的是非爭執。皇太極在崇德元年四月（明崇禎九年）開始「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清」，回顧後金的歷史，有年號可稱的只有努爾哈赤天命朝十一年及皇太極天聰朝九年零四個月，合共滿足二十年零三個月，漢滿間自多恩怨是非，像「七大恨告天」等。第二句「榴花開處照宮闈」寫皇太極，他雖未能及身入主中原，但他的兒子順治帝得在明宮即位。「三春怎及初春景」明點元春即初春，並暗示元春後的三春好事將盡，即作者盼望乾隆朝亡敗，那時便「兔虎相逢大夢歸」了。十二生肖中，兔屬卯，虎屬寅，本不會相逢。看來此處「兔虎相逢」是指寅時的虎追及卯時的兔，即天子上朝的時刻。作者自不能預測清帝何時敗亡，只能泛泛一筆說：一旦改朝時，滿清的大夢便完了。只因第九十五回說元妃死時「已交卯年寅月」，我就必得解深一點：《東都事略》卷四十九丁謂傳，說丁謂於臚傳之際，恥居孫何的名下，宋太宗向丁謂說：「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尚何言？」是以丁作四；《紅樓夢》第四十三及七十三回都有一句話：「丁是丁，卯是卯」，用來說計算數目要分明，可知子丑寅卯的卯也可看作四。「卯年」就是滿清第四個年號乾隆了。「寅月」呢？年曆上，任何一個帶有地支「寅」字的月份都必定是那年的正月，換言之，寅月必是正月。這兒的正，可看作正朝的正，

正氣的正。卯年寅月大夢歸就成了滿清第四朝遇正朝建朔那個日子便要美夢醒了。這首歌詞所附的畫，「畫着一張弓，弓上挂着一香櫟。」《辭海》引李時珍說：「香櫟果實「狀如人手有指」；加以櫟、拳同屬一先韻，我們就把香櫟看作香拳好了。香拳是況女子之手，《說文》訓「又」作「手也」，女手後掛着一張弓，構成了一個弩字，暗示了元春是弩爾哈赤的後人，或竟兼有弩爾哈赤的影子。《紅樓夢》作者似乎不喜歡稱他作努爾哈赤，大概嫌弩字有褒揚色彩，若用弩字可展現一個蠻力者的形象。我在本章第六節另有一個例子要講這個弩字。

詠探春的四句詩寫得很明白清楚。首句「才自清明志自高」，據「戚序本」、「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都寫作才自「精明」，不知是否後人以爲應避免與第三句重複出現「清明」一詞？其實這首詩兩次出現「清明」一詞，都各自有重要的寄意；自可一反習例，重複顯現一詞來喚起讀者注意猜謎。第一句的「清明」諸英明，是因雍正帝死後，乾隆帝在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所上的尊諡，其中有「文武英明」的字句；「志自高」是說雍正帝當年奪位的大志。第二句「生於末世運偏消」，「偏消」諧讀偏梢。二蕭的消，三肴的梢，和四豪的高，在填詞時同屬第八部韻，可以相協。胤禩是一直待至康熙帝嚙氣時纔出人意外地得爲人知繼承大統，可況末世始得生；運偏梢是說雍正帝乃是庶出的。句中出現一個「世」字，已明點了清世宗的廟號。「清明涕送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重用「清明」一詞，因此不妨將四句話分成上下兩節看。前一節說生，後一節說死。第三句的「清明」是寫掃墓的時節，江邊的「江」諧岡，岡陵的岡，暗示帝陵。雍正帝死前，已選定清西陵墓地，遠遠隔離在京都東面的清東陵，似早有意不與順治